

从战争到宗教改革：有限度的复苏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从1450年的和约到1519年茨温利开始在大教堂（Grossmünster）任职，这七十年是一个有限度的复苏时期。该城重建了其商路和制度，但未能恢复丝绸时代的商业活力。在圣哥达一侧，经由霍尔根的路线组织得到巩固。《瑞士历史词典》（HLS）将霍尔根货栈（Sust）的建立定于1452年，现存建筑最古老的木构件可追溯至1470年代末，而希尔策尔的驮运者条例则于1482年颁布。¹在东侧，1498年的航运条例与施维茨和格拉鲁斯共同规范了林特河与瓦伦湖上的货运。²在南方，1467年、1477年、1483年、1496年和1498年的米兰条约续订了联邦商人在该公国境内免缴通行税的权利。³在北方，1499年的施瓦本战争以及联邦与帝国的实际分离，损害了上德意志商号在瑞士地区的业务，其中包括拉文斯堡公司的业务。⁴

在下游，呈现的是一幅收缩的图景。下游水运（Niederwasser）船主的人数于1461年被限制为十六人，1509年又被限制为八人，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⁵城市人口停滞在约五千人。⁶HLS关于该城的条目指出，创新主要发生在行会所规范的部门之外，而商人寡头集团的团体利益则占据主导。这一观察对苏黎世经济后来的整个历史都很重要。行会宪制保护了既有行业（包括运输行业），并使大型贸易公司难以形成。因此，新的活动往往在体制的缝隙中或城墙之外成长，即在乡村，后来则在家庭包工制工业中成长。

然而在政治上，该城在联邦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到十五世纪末，苏黎世已聚集起一块基本上与后来的州相对应的领地。自十六世纪起，它作为联邦的首席州，即 *Vorort*，发挥作用。⁷ 东部走廊落入施维茨和格拉鲁斯之手的损失，由它在一个集体控制着莱茵河与伦巴第之间几乎所有阿尔卑斯过境路线的政治体系中的稳固地位所弥补。苏黎世在 1436 年无法独自实现的目标，作为联邦成员却实现了：以稳定且经谈判确定的条件进入山口。

1519 年在苏黎世开始的宗教改革，将改变该城与前往艾因西德伦的旧有朝圣贸易、与圣母大教堂（*Fraumünster*）及其王室特权、以及与支撑米兰条约的雇佣兵服务之间的关系。这些发展属于 B 部分的内容。就本章而言，只需指出，这里所描述的各项制度都在宗教改革后得以延续：船夫行会、货栈（*Susten*）、谷仓（*Kornhaus*）、通行税管理、苏黎世磅以及与邻邦的条约网络。它们构成了近代早期商业复兴赖以建立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这一复兴始于 1555 年来自洛迦诺的丝绸商人。⁸

1 注释

1. Ziegler, “Zürichsee”, HLS（出处同上）；“Ortsmuseum Sust”, 德语维基百科（出处同上）；Stadler, “Säumerei”, HLS（出处同上）。
2. “Linth (Fluss)”, HLS（出处同上）。
3. Glauser, “Mailänder Kapitulat”, HLS（出处同上）。
4. Landolt, “Ravensburg, Compagnie de”, HLS（出处同上）。
5. Illi, “Limmat”, HLS（出处同上）。
6. Schultheiss, “Zürich (Gemeinde)”, HLS（出处同上），人口表：1467 年约 4750 人，1529 年约 5100 人。

7. Suter, “Zürich (Kanton)”, HLS (出处同上) : “Vom 16. bis 18. Jahrhundert und alternierend 1803–1848 war Zürich Vorort der Eidgenossenschaft.”
8. Mottu-Weber, “Soie”, DHS/HLS (法语版, 出处同上), 关于自 1555 年起来自洛迦诺的流亡丝绸商人的到来; “Als Zürich im späten Mittelalter noch Hafenstadt ...”, NZZ (出处同上), 关于 1555 年 5 月 12 日对洛迦诺流亡者的接纳。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 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 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from-the-war-to-the-reformation-recovery-within-limits